

强渡大渡河

■杨得志

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。”看完命令,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。

胜利的前奏

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,冒着毛毛细雨,摸索继续前进了。

根据分工,黎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,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;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,然后强渡;三营担任后卫,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。

天漆黑,雨下个不停,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。大约走了十多里,便靠近安顺场了。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。

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,红军来得这样快。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,因此毫无戒备。

“哪一部分的?”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。

“我们是红军!缴枪不杀!”红军战士的回答像春雷,扑向敌人。

“砰!”敌人开枪了。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。愤怒的枪声,湮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,湮没了敌人的惨叫。

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,活着的,有的当了俘虏,有的没命地逃跑!两个连的敌人,不到三十分钟就被打垮。

正在战斗时,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。突然听到一声喊叫:“哪一个?”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,枪栓一拉大吼一声:“不要动!缴枪不杀!”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,乖乖地缴了枪。事也凑巧,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。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,要一营想法把船弄来。

一营花了好大的劲,才把渡船弄到手。这里只有这条船,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。

占领了安顺场,我来到河边,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。河宽约三百米,水深三四丈。湍急的河水,碰上礁石,卷起老高的白浪。现在一无船工,二无准备,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。我急忙一面把情况报告上级,请求指示,一面作渡河的准备工。这一夜,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,一会儿踱着步,一会儿坐在油灯旁,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。

我首先想到鬼水。可是河宽约三百米,水急、浪高、漩涡多,人一下水,就会被急流卷走。

我又想到架桥。仔细一算,每秒钟四米的流速,别说安桥桩,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。想来想去,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。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。

一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等找到了十几个船工,天已大亮了。

十七勇士

天明、雨停,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,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高大。大渡河水还在一股劲地咆哮、翻腾。此刻,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的一切:对岸离渡口一里许,是个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,周围筑有半人高的围墙;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,四周都是黝黑的岩石。估计敌人的主力隐蔽在小村里,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,来个反冲锋,迫我下水。

“先下手为强!”我默默地地下定决

心。随即命令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,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。

火力布置好了,剩下的问题还是渡河。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,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奋勇队。于是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。

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,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,争着抢着要参加,弄得孙继先怎么解释都不行。

“怎么办?”一营长问我。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,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,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。因此,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。

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。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,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名单:“连长熊尚林,二排长罗会明,三班长刘长发,副班长张表克,四班长郭世荃,副班长张成球,战士张桂成、萧汉尧……”十六个名字叫完了,十六个勇士跨出队伍,排成新的队列。一个个神情严肃,虎彪彪的,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。

突然,“哇”的一声,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。他一边哭,一边嚷着“我也去!我一定要去!”奔向营长。我仔细一看,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。孙营长激动地看看我,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。多好的战士啊!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,表示同意让他参加。孙营长说了声“去吧!”通信员破涕为笑,赶忙飞也似的跑向十六个人排成的队列里。

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:十七个勇士,每人一把大刀,一支冲锋枪,一支短枪,五六个手榴弹,还有作业工具。熊尚林同志为队长。

飞舟强渡

庄严的时刻来到了,熊尚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。

“同志们!千万红军的希望,就在你们身上。坚决地渡过去,消灭对岸的敌人!”

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。胆战心惊的敌人,向我渡船开火了。

“打!”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。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,“噔噔”两下,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。

我们的机枪、步枪也发挥了威力。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,机枪像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,划船的老乡们一浆连一浆地拼命划着。

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,四周是子弹打起的浪花。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。

突然,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,掀起一个巨浪,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。我一阵紧张,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,又平静下来了。

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。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,企图封锁我渡船。十七勇士冲过一个巨浪,避过一阵阵弹雨,继续奋力前进。

一枚子弹突然扫到船上。从望远镜里看到,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。

“他怎么样?”没待我想下去,又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。滑出几十米,一下撞在大礁石上。

“糟糕!”我自语着,注视着渡船。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,渡船旁边喷起白浪。要是再往下滑,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,船非翻不可。

“撑啊!”我禁不住大喊起来。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,为勇士们鼓劲、加油。

就在这时,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,他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,拼命地用背顶着船。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。经过一阵搏斗,渡船终于又前进了。

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。渐渐地,只有五六米了,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,一齐站了起来,准备跳上岸去。

突然,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,拥向渡口。不用说,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在岸边。

“给我轰!”我大声命令炮手们。“噔噔!”又是两下巨响,赵章成同志射出的迫击炮弹,不偏不歪地在敌群中开了花。接着,李德才同志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,敌人东倒西歪,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。

“打!狠狠地打!”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。敌人溃退了,慌乱地四散奔逃。“打!打!延伸射击!”我再一次地命令着。

又是一阵射击。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,渡船靠岸了。十七个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,一握手榴弹,一阵冲锋枪,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。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。

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。他们又一次向我发起了反扑,企图趁我立足未稳,把我赶下河去。我们的炮弹、子弹,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。烟幕中,敌人纷纷倒下。十七位勇士趁此机会,齐声怒吼,猛扑敌群。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,忽起忽落,左劈右砍。号称“双枪将”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,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。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。

过了一会儿,渡船又回到了南岸。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,向北岸驶去,随后我随之过河。这时,天色已晚,船工们加快速度,把红船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。我们乘胜追击,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。于是,后继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。

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,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。很快,泸定桥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了,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。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“石达开第二”的梦想彻底破灭了。

这次行动的胜利,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,刘、聂首长的正确指挥,人民的支援,和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指挥,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取得的。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,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!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杨得志 出生于1911年,湖南醴陵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济南军区、武汉军区、昆明军区司令员,国防部副部长,总参谋长,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4年逝世。

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阳光下,鹅黄涌动,油菜花漫山遍野。一个身着旧军装的退伍老兵,漫步田间。晨露留在田埂上,田埂油亮可鉴;晨露躲在花蕊间,微风中滚动着粒粒晶莹。看江南好风景,不免想作画中人。画中的老兵,就是我的班长刘光明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从湖北来到东北。东北冷,但因为内心燃烧着激情,我觉得周身暖流奔涌。在随后的元旦文艺晚会上,我把军旅之初的温暖生活编成相声,获掌声无数。一夜之间,我成了新兵连的名人。

不久,文艺队一个老兵来找我,问我愿不愿到文艺队去搞些小剧本创作,我连说愿意。结果,被我们班长撞见了,他很客气地送走那个老兵,然后对我说,你不适合去那里。文艺队是业余演出队,会吹拉弹唱的老兵一大堆,根本轮不到你。我满肚子不快,觉得班长自私,想把我留在他身边给他争荣誉。

新兵下连,班长直接把我要到了他们班。

我高中时就喜欢写东西,到部队后,旅里的广播稿我经常上,驻地电台也上过一两回。我根据自己的喜好,报了军报社办的一个新闻函授班。半个月后,我收到了实习采访证,于是高兴得好像屁股着了火,东跑西颠,到处找线索、挖新闻,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记者。一个星期天,我把采访证往哨兵眼前一晃,大摇大摆出了营院,到城里去寻类似于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的故事。回连时,天都黑了。班长已在连队大门外等我,我跟着他回到宿舍。全班人列队两边,成夹道欢迎之势。我暗自窃喜着,正要向他们汇报我的采访成果,忽听班长冲我吼道:“站好!”我看到一张铁青的脸。我说,我采访去了。说着就亮出我的采访证,这是我的“尚方宝剑”。没想到班长一把抢过去,唰唰几下将采访证撕得粉碎,扔进纸篓。班上那个总站排尾的小不点,飞快地拿走了纸篓,送到垃圾场倾倒一空。

班长是安徽肥东人,初中生。“聪明不可盖主”,他这是妒忌。我心里不服,不满情绪在眉眼间表露出来。班长一声:“出操!”我们就跟在他身后,走向操场。那个下午,我立正时站成“三道弯”,行进时迈着“肥鸭步”,一班人都看出我的抵触情绪。班长当然有所察觉,但他并没与我过多纠缠。晚上,班长把我带出宿舍。那是个月亮的夜晚,月下枝影摇曳,我心生忐忑。穿过树林,来到器械场,四周空寂无人。明月如镜,我心亦如明镜般清晰,班长找我“单挑”来了。我低头,望着月光水一样洒在沙地上,爬上我和班长的脚背,继而爬上班长的肩,之后,爬上我的肩头。班长略比我矮。我做好了心理准备。等着班长挥拳,一拳,两拳,三拳。这是我的底线,第四拳挥来,我就要接招了。出乎意料,班长把一只手轻轻地落在我的肩上,手指头像弹钢琴一样敲打着我的肩胛骨。他说,喜欢写作这是好事,但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,你能在这短暂的两年时间里写出一本《红楼梦》吗?你有文化,应好好学习军事,争取考军校。那时,我相信你会写出很多好作品。

班长说着,声音低沉下去,像是嘴里含着沙粒。他说,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文化不行,就跟人拼体力、拼军事,拼技能。可时代不一样了,仅靠这个,在部队已经难以立足了。

班长其实很优秀,是旅里的提干预备对象。月色朦胧,映照着班长这个月夜的忧伤。他本来是安慰我的,但现在,好像该我安慰他了。可我一句话也没接,任他自说自话,他说:“我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服役役,当然我要做最大的努力,争取不上就回家去了。肥东的乡下虽然不富裕,但风景很美。三月,油菜花盛开,漫山遍野一片金黄,真美。我回去就要媳妇,用不了几年,就可以牵着儿子,带着媳妇,走在油菜花田里……”

班长语气很平静,但我能感知到他的内心,他太想留在部队。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想,那一刻,除了温柔的月光,一切安慰的话都苍白无力。

经班长向营连争取,我很快就进了教导队学军事。业余时间,班长带着我跑5公里,练轻武器射击。年底,因缺少骨干,连队留班长超期服役。尽管班长一直瞒着我,我还是知道,班长最终提干未果。这时已是盛夏时节,我在文化补习班紧张地学习,听说后去找班长,想安慰他两句。营门口有一家餐厅,我请班长到那里去。班长说,你学习紧,等你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,我们再去。班长又说,这样挺好,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卸掉了,突然觉得浑身都轻松,终于可以回家种油菜了……

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那天,我们正在野外驻训。班长走进帐篷,从他背包里翻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中。我一看,正是我那个采访证。班长说,到了军校,正好发挥你的专长。我问班长,你不是撕掉了吗?班长笑着说,优秀的射手,手永远比眼快!班长低头帮我打背包,我看到他的眼泪雨点似的滴在他忙碌的手上,滴在我那草绿色的军被上。一直滴在我眼里的泪,也奔涌而出。

我们再也没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班长的油菜花

■曾剑

班长其实很优秀,是旅里的提干预备对象。月色朦胧,映照着班长这个月夜的忧伤。他本来是安慰我的,但现在,好像该我安慰他了。可我一句话也没接,任他自说自话,他说:“我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服役役,当然我要做最大的努力,争取不上就回家去了。肥东的乡下虽然不富裕,但风景很美。三月,油菜花盛开,漫山遍野一片金黄,真美。我回去就要媳妇,用不了几年,就可以牵着儿子,带着媳妇,走在油菜花田里……”

班长语气很平静,但我能感知到他的内心,他太想留在部队。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想,那一刻,除了温柔的月光,一切安慰的话都苍白无力。

经班长向营连争取,我很快就进了教导队学军事。业余时间,班长带着我跑5公里,练轻武器射击。年底,因缺少骨干,连队留班长超期服役。尽管班长一直瞒着我,我还是知道,班长最终提干未果。这时已是盛夏时节,我在文化补习班紧张地学习,听说后去找班长,想安慰他两句。营门口有一家餐厅,我请班长到那里去。班长说,你学习紧,等你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,我们再去。班长又说,这样挺好,肩上的担子一下子卸掉了,突然觉得浑身都轻松,终于可以回家种油菜了……

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那天,我们正在野外驻训。班长走进帐篷,从他背包里翻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中。我一看,正是我那个采访证。班长说,到了军校,正好发挥你的专长。我问班长,你不是撕掉了吗?班长笑着说,优秀的射手,手永远比眼快!班长低头帮我打背包,我看到他的眼泪雨点似的滴在他忙碌的手上,滴在我那草绿色的军被上。一直滴在我眼里的泪,也奔涌而出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老兵的妻子,他们漫步在花丛中……这是班长为自己描绘的生活画面。此刻,我正应验着班长的预言:成为一名军官,白天,献身祖国的国防事业;夜晚,青灯黄卷,抒写不尽的军营故事。

我们再也沒吱声,嗓子被一种浓浓的酸涩弥漫,只怕一张嘴就会哽咽,露出一个军营男子汉的脆弱。

那年底,班长退伍了。

三月的油菜花盛开,一个老兵牵着一个小男孩,另一边是